

4 集文者作

夜黑的江良富

著 逢 于



85
1

四之集文者作

夜黑的江良富

著 黑 暗 于 良 富

第 一 卷

星 建 安 一 年 二 月

行發房書者作

作者文集之四

富良江的黑夜

著 者 于 逢

發 行 者 作 者 書 房

桂林棠梓巷卅四號

定 價 國 幣 25 元 正

出 版 日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一 日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目 錄

富良江的黑夜……………一

賣茶婦人……………一七

焦洪的經歷……………三三

後記……………九七

富良江的黑夜

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晚，在弗郎的屬地干拿的一個通商口岸，凱封埠的熱鬧區域，福讓街和東京街的十字路口，發生了干拿人和華人的械鬥。弗郎警察和干拿警察都隨去了，凱封頓時陷入無政府的狀態中。第三天就釀成了干拿人排華的風潮。雜居在干拿人區域的華人家裏，被那些無賴和苦力作為主要分子的成羣結隊的干拿人打進去，搶了財物，殺死了人。華人區域的住宅和商店都緊閉上門，重重下了鐵門。

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黃昏，在凱封華人區域附近的街角上，出現了七個裝束不同的干拿人，手拿着刀棒之類的武器。他們很不整齊的排着縱隊前進着。落在後面的一個，年紀約四十多歲，穿着一套干拿人慣穿的赤褐色的「樹莖布」衫褲，腦袋後面，挽着一只餛飩似的小髻，右手拿了一根扁担。他急忙而且吃力的跟着前面的六個走，每跑兩三步，便把歪歪的獅子鼻，掉向後面，鬼鬼祟祟的瞧一下，彷彿有人在追趕着他一般。

馬路又闊，又平。路旁的建築，上上下下都把窗門閉得緊緊。小鳥在屋簷上、電線上，吱吱喳喳的叫喚着。他們光裸的大腳板，踏在路上，拍遠拍遠的發響。

「到那邊去麼？」他以疑惑的眼光，盯在前面的壯年的脊梁上。

「不要響，到那邊會他們……」

在他附近，忽然發出朋的一聲響。他不及回頭，又有一件甚麼東西飛來，正打在他前面那個壯年的頭上，沉重的響了一聲，那個人「噯，天啊！」的倒下去了。他急忙的用一隻手護着腦袋。甚麼地方木門轟的一聲打開來。「丟那媽！打死他！丟那媽！」吐出一片野獸似的華人吶喊。他正掙拔步向後飛跑，不想在他左首，出現了一個華人年青小夥子，頭上歪歪的戴着鴨舌帽，帽邊下有一雙黑得發亮的圓眼睛，好像兩支手電筒似的射着他。一根長蛇似的鐵棒，正正望着他鑽將過來。他突向前去，撞着自己夥伴的背脊上，踉蹌了一下。他看見那個夥伴鏘的一聲扔下了尖頭屠刀，無望的用兩手抱着腦袋。腦袋上面，有一根同樣的粗鐵棒，劈將下來。他沒命的衝去，轉過兩條小街，聽得後面沒有追來的腳步聲，才敢稍稍停一下；忽然又發了狂似的連跑帶跳，一鼓勁走上了五十多步。遠遠傳來靈柩的滑轮的哀求聲：

「我死了……墜天地呀……我拜……阿叔……我死了……」——那是他的夥伴，一個瘦瘦的

有容力的青年的驕子。

「丟那媽！丟那媽！死你的去……」華人阿叔七嘴八舌的在那裏大喝着。

夥伴的聲音低弱下去，沒有了。

此刻「他死了吧，他死了吧！」他迷迷糊糊的想，又耗子似的蹣過兩條街，跑到沙華街來了。

他感到四肢空虛而又疲倦，用扁担支着地面，一拐一拐的，沿着富良江岸邊的一列無名樹前進。清涼而愉快的秋風通過時，他頭上的黑綠色掌形的大葉，顫動的搖動，沙沙作響，散出植物的香味。近旁的小河，河水靜止而且混濁，低下去，露出腥臭的黑色河床。他向對岸望去，那邊已沉在黑夜裏，彷彿遠遠從這裏離開去，樹木的黑影和房子的黑影，溶成或濃或淡的一片；在那裏，突出幾支小小的蒼黃街燈，顫抖着，顯得寂寞而且疲倦。

現在他毫無目的地向前跑着。在凱封他沒有家；他的孩子寄放在鄉下叔伯那裏；他的妻子在華人獨的一家人家當乳娘。他不能跑到華人街去，現在他已經變爲無家可歸的人了……十八日晚上，他從華人主人的家，挑着兩隻白鐵水桶跑出來，準備跑到十字街頭的水喉挑水去。在路上就遇着那六個夥伴，把他的水桶踏成兩塊爛鐵，他不得已便拿着那根扁担跟着他們走。人們這樣說，「華人阿叔」把千拿的錢財寶庫都拿走了，所以千拿人才變成這麼窮困。他們現在要實行行了

華人阿叔」趕走，復興于拿。他跟著那六個夥伴，打進了華人的家，追到屋瓦上，用扁担打倒了一個華人阿姑；她的懷裏搜出一隻沉錫金手鐲。——他摸一摸褲頭，硬硬的東西還在。——這場亂子早點平靜吧。我得拿這隻東西到華人街的金鋪兌錢……也許值五十塊吧？」他迷惘的想著，「但是人家問這隻東西是從哪裏來的呢……他這樣活法可不是道路。他甯願替主人做飯挑水，不願過這種並無倚靠的生活。從前那位瘦弱的華人主人，是那麼善良，那麼寬大，把他當作自家人看待。他在那裏一共幹了六年，主人賜給他的恩惠是無限量的。……他開始後悔了，他跑出來的時候，應該告訴主人一聲，而且應該對主人表示謝意。但是他通通沒有做……」對岸忽然傳出慘痛的嘆叫聲，好像一陣濃煙化開，飄過來。一個女人的歇斯特里的尖聲，好像一根鋼絲，劃開了平靜的空氣……他驚醒過來，狐狸似的用炯炯的眼光，瞧一瞧四周，手裏用力捏着扁担，傾耳聽著。對岸的聲音漸漸遠了，沉下去了。這裏那裏的樹腳和草叢中，有蟋蟀在吱……吱……吱……的啜泣著，聲音停止了，那匹緊緊的連接起來。他環視一周，沒有一個人影。隔著馬路的對面樓房，睡在黑暗的懷抱裏，從那窗戶的門縫，漏出一條兩條的微弱燈光。街燈躲在樹葉中，怯怯的偷窺著他。他實感到自己孤獨，沒有友伴；在任何一瞬間，都有喪失生命的危險。他開始為恐怖和淡然的哀傷抓住了。

他隱藏自己在濃密的樹影中，蹣手蹣腳，拄着扁担前進，竭力不發一點聲響。……好像從地底衝出來似的，一個穿着白衫白褲的人形，突然出現在他面前，離開他只有二十步光景，也是絲絲在樹影底下，迎面而來。他恐懼的站定了，血管激烈的跳動着，他覺得手指抖戰而且發冷，脊梁上滲出冷汗。白色人形也彷彿躊躇一下，便也站定了。第一瞬間，在白色人形進行着的時候，他斷定那一定是「華人阿叔」一種決鬥的恐懼和勇氣升起他的胸膛。但第二瞬間，在那白色人形站定的時候，他覺得那不是人，而是鬼怪。他完全失了主義，比較遇見一個華夫更加狼狽起來。他想起人家說過鬼怪是沒有腳的。他便睜大眼睛向那白色人形的腳看，但那腳是埋在濃黑的草叢裏，似乎有，又似乎沒有。一些紅色綠色的光，在他眼前跳躍着。

「那是誰？」他大聲叫起來，想鎮定自己，而且把鬼怪嚇跑。……他向後退去，兩人站定，雙方沒有答應，白色的衫褲，好像在空中浮動一般搖動着。……小惡魔人一下發覺真站出手槍小「那是誰？是平拿人？是華人？」他更大聲地叫了。……他並不害怕，此時他雖然一聞「……拿人？是華人？」對岸的迴聲，低弱的怯怯的答覆。……他有一陣子大膽地要上他佇立了一秒鐘。那白色人形轉向後，抬起脚步跑了。兩脚拐呀拐的，衣服搖出綵練的響聲。他一點也沒躊躇地追上去。……是一個甚麼傢伙呢？怯裏西！他怕我，一定是華人！」他嗤笑的

想着，敵酋生長起來，勝利的叫道：

「噤，別跑！」

那人跑得很慢；他好像獵人追着受傷的白兔一般，追過了兩顆樹。還有一顆樹光景便要追上丁的當兒，那人忽然裂破了聲帶，胡亂的狂叫起來，（從那聽不清楚的語句裏，他知道那是一個年老的華人）一下子便倒栽了下去。他大吃一驚，驀地斂住腳；心想那人一定從懷裏掏出手鎗小刀之類，等他一跑近眼前，就擲出來刺殺他。他無助的環顧四周，正想向後逃走，那人却發出可憐的無氣力的呻吟。

他蹣跚上六七步，兩手高高的舉起扁担，跳將起來，用盡平生之力望那縮成一團的白東西打下去。碰的一聲響，他知道打在軟綿的肉體上。他這樣打了兩下，那人就毫無聲響，只還是微微地在喘息。……他忽然聽見對街響出撥達的開門聲。同時一個華人阿叔的聲音，向這邊喝着：

「誰呀？誰叫呀？」

他蹲下來，隱在陰影最濃厚的地方，屏息的諦聽着。「噯，天呀！噯，天呀！地呀！」他心裏暗暗叫苦，決不定他要逃走，還是就這麼隱着等那可怕的運命的來臨。穿過低垂下來的蕤濃綠障，他聽見遠遠對面房子的騾樓，有一個人把打開了的窗門一拉，撥達的關上了。四周的空氣又

歸復以前的甯靜和溫柔。清涼爽快的秋風，掠過他的額頭，使他覺得有點寒冷。樹葉沙沙的細語聲。在他身側那團白東西，又開始呻吟，並且微微蠕動着，使衫褲和身下的沙礫，輕輕作響。他跳將起來，用扁担的一端，望那團白東西猛的戳了一下，然後俯下身去，用手和眼睛探索那團白東西的臉孔；探着了，便對準他啾一句：

「操你的祖宗，死你的吧！」

「我拜……千拿老爺……」年老而顫慄的嗓子，斷斷續續的吐不出正確的千拿話，哀求起來

。「啊……啊……我拜……」

勝利的喜悅，完全抓住他了。在黑暗中，他無聲的微笑着。他從來是被人欺侮和役使着的，……而現在，一個華人阿叔向他討着饒，而且稱他做「千拿老爺。」他快樂的用滿是骨頭的拳頭，再捶兩下，捧起那人的頭顱，重重的摔下去。

「死吧，我操你的祖宗！」

他在那人下頰摸着一簇鬚子，沒命的一推一拉，使那牙床相磕作響，忽然，他想看一看這懦怯而可憐的對手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；便把那人兩手拿起來，好像拖小貨車一般，拖到附近的街燈所在；藉着從葉隙漏下來的一塊一塊的黃光。認出那人是六十歲光景的老頭子，是華人衙回

春堂藥材行的老板。「幹麼他獨個兒在這里跑呢？」他想，猛然記起同春堂離這裏不遠，「也許剛從店裏出來，打算回家去的吧。」老板的嘴半張着，流着肥皂泡似的白沫，廟後微微的蹣跚，紅黑色的血，污染了白竹紗衫的一大片。「那身上一定帶有銀錢吧？」他又想，於是動手起來；但把那外衣和裏衣的袋口，通通都摸過了，只有一條手帕，此外可沒有錢。他憤憤的站起來，到原來的所在拾了扁担。他知道老板將要死了……他打死了一個華人阿叔，而且還想偷錢。

他害怕起來，打算馬上離開這裏，沿着河岸跑去，穿過那條遠遠的跨着兩岸的弓狀長橋，到對岸會「兄弟們」去。但是他停立一下，想出了個主意：把那尸體抬在河裏去，消滅自己的罪孽。他再跑到尸體旁邊，蹲下去。尸體細得僵直直的，仰躺着，黃色的光塊，在那臉上和胸上，移來移去，他對於被他打死的人，開始發生了憐憫和內疚的 emotion。他鼓起勇氣，要伸手搬腰抱起尸體。但是他的指頭，在尸體的小腹上，觸到一個甚麼東西——他揭起尸體的衫脚，原來都是一個皮製的荷包。從荷包抽出一小堆鈔票：其中有三張是一元；一張是五元；還有兩張，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。於是迎着黃黃的疲倦的燈光，端詳着。他側眼看一看屍體。屍體的眼睛沒有緊闔着，金魚眼似的突出來，瞎子似的瞪着他……他覺得有一個魔鬼在支配着他的靈魂。但他還非常清醒，記得自己從來是一個被人稱譽的「老實人」，主人每次有銀錢經他的手，他都不曾吞沒過一個銅

三叔的。但現在他竟變成這麼卑賤的人……他再次更激烈地經驗着松華人阿姑的金手鐲時的矛盾感情……但是他一想到人死了會變成鬼的時候，便差點兒沒大叫出來，飛也似的跑向甚麼地方去。聲音什麼還有？

「——你在幹麼？」有人在背後用純粹的干拿話大喝着。同時幾只鋼鐵似的手指，撲在他的手鐲上，緊緊抓住，用勁往上扯。

他大吃一驚，以為鬼怪出現了。「噫，天呀！我要死了！」他頭也不回的，跳將起來，猛力

胡亂的搖着腦袋，要掙脫小警。小警掙不脫，弄得滿頭直發火，眼前金星亂冒，又有另一只手，抓着他的衣領，把他拖轉過來，用勁的搖他，好像要搖鬆一根木樁似的。抓他小警的手放鬆了；同時右額上，給拳頭轟的撞了一下。他像醉漢似的提了兩提，好容易才定一定神，便發現一個人站在他面前。那人的臉孔，藏在鮮鐵電燈單形的警察制帽的陰影下面，帽端的銅製尖頂，迎着燭燈，反射出閃爍的金光。這是一個穿黃色制服的干拿警察。

「鬆開那手鐲！干拿警察威嚇的對他吆喝着，「你打死人！你搶東西！這是甚麼？」

謝內謝德垂下眼睛看自己的手，那手還拿着鈔票。鈔票給警察驚的搶去了。他的右太陽穴又嗡嗡的響了下來。耳邊模糊糊聽到一句低沉的震舌的弗郎話。他又急忙的定一定神，朝發聲的地方望去。

：原來在街燈下，站着一個軍官裝束，掛着橫直皮帶兒的弗郎警長，髭鬚的左右尖端，在鴨舌軍帽的帽影下突出來。街燈的鐵桿靠着一部腳踏車。在路邊，也躺倒了一部；那後輪還在慢慢旋轉着，發出得得得的微聲。——他覺得精力一下子完全消失了，又無力，又空虛，……他耳邊響着干拿警察低低的但却惡狠狠的聲音：

「誰你要死還是要活？洋老爺在這裏哇！知道了沒有！」

他給拉到街燈下，站在洋老爺的面前。抓着他衣領的手放開了。他全身失了彈力，歪歪斜斜的站著。兩手互挽在腹前，神經質的抽搐着。低垂的眼睛，盯着洋老爺的長筒皮靴。那皮靴漆黑，堅實而且發亮。正踩着一張掌形的枯黃的落葉。他全身的感覺敏銳起來，在準備着拳頭的攻打。——

干拿警察立正，扳直了腰骨，對洋老爺譏哩咕嚕的，說了幾句弗郎話，遞出鈔票。洋老爺脫了一句甚麼，然後干拿警察大聲喝問道：「干拿老爺，你還有什麼沒有？」

他一聲不響，顫顫的解開褲頭，掏出金手鐲來，稍微抬起頭，快快的遞出去。他的眼光，耗子似的偷偷斜過洋老爺的帽邊，看見對街的四五所房子的二樓，開着的一扇門，給黑壓壓的蠕動

的人影塞滿了。室內煤油燈的黃色光亮，只停止在人影背後，軟弱的不能夠透漏出門外來。那邊

傳出一個華人阿姑的聲音，很清晰的：「……」

「……沒有甚麼好看，把門關上吧。」

「怕甚麼！」一個男音說，「洋人在這裏。……不怕，只是一個千拿人。」

「打死人呢。」另一所房子裏有一個人說。

「胡說……」

「丟那媽，你懂得鳥，死屍就在那樹陰裏，你瞧，就是那裏。」

「……」

洋老爺的帽邊一動，他趕快收了眼光。他想：「不好了，我一定……」

查查的華人說話：「……」

「……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完了。」

「只要洋人一管，甚麼事情都完了，洋人卻……」

「響了麼？」一句惡狠狠的千拿話，雷似的撞着他的耳鼓。

他抬起長縮的眼睛，疑問的瞥了一下千拿警察的臉。

「是你打死他的嗎？」干拿警察大喝着，唾沫星子濺在他臉上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黑漆漆的干拿前，雷恩的聲響顯的耳聾。

「我我甚麼？是你打死他的嗎？」干拿人哈……

「……」黑漆漆的雷恩不說了。

查查的他在左肩，猛的給洋老爺毛茸茸的手，推了一下，便身不由己的向左轉。他發羊吊似的抽遯起來，膝膀脫到給皮鞋頭踢皮靴似的跼蹙臨牀七脚。他凄厲的低聲哀號着：「嗚，天呀，天呀，天呀，天呀……」向前跟跄了幾步，差點兒沒有摔倒在地上。耳邊迷離彷彿地聽到洋老爺以沉重而堅實的聲音，「古送！古送！……」的囑咐幾句，他的胸前，又連着干拿警察响後死勁推了一下……

「……」黑漆漆的雷恩不說了。

「……」黑漆漆的雷恩不說了。

「……」黑漆漆的雷恩不說了。

「你幹甚麼？要『給洋老爺踢屁股回鄉下去』（註一）才舒服麼！」

洋老爺也跑近來，站在他身邊，哈哈笑了兩聲。

「請你告訴洋老爺上官吧，……」他一邊抽吸，一邊對千拿警察說，滿腔充塞着悲憤，而且可憐着自己。「不知多少千拿人打死了華人，洋老爺上官不問他們，却來單單踢我打我……遇見華人阿叔，不是他打死我，就是我打死他，……我聽說是洋老爺自己叫我們打華人的……」

「別說！你要死要活！別說！」

「我們趕走華人，打華人……現在弄得我沒有活幹了。我不知到哪兒去才好！……這麼獨個兒，準得給華人阿叔……」

他用眼角瞥見千拿警察沒理他的哭訴，却和東洋老爺嚙哩咕嚙的說着話，他便停了嘴。千拿警察忽然掉過臉來看他，很和氣地小聲問：

「老哥，你拿到錢了沒有？」

「甚麼錢？」他昂起頭，以潤溼的眼睛，驚愕的隨着洋老爺的尖鼻頭。

註一：弗郎話：豬欄之意。

註二：這是一句千拿諺語。